



悼念亡妻葉佩蘭同學

—談談她和同學會的關係

■段清濤

葉佩蘭學姐，為「友聲」第149期至194期編輯（民國54年5月至58年8月），葉學姐對本刊非常愛護，除擔任本刊編務之外，亦為本刊撰寫多篇文章，創刊號中「雋永的回憶」一文即為葉學姐所撰。如今，葉學姐不幸仙逝，本刊在此表達由衷的哀思與懷念之意……

愛妻葉佩蘭同學，不幸於民國八十三年（一九九四）十一月十八日晨二時五十分，以腦溢血逝世於美國洛杉磯縣某醫院中，享年七十九歲。互依終生，忽失伴侶，哀痛之情，難以言宣，本擬早日談談她和同學會的關係，略示悼念之情，只以心情哀傷，久久無法執筆。日來心情漸趨平靜，爰執筆簡述其對同學會服務的點點滴滴，和與同學們交往的瑣瑣細細。

她原讀上海交大財務管理三年，暑假在京滬鐵路實習，以滬戰起，提前返回江西家鄉。秋季開學，隻身擬經杭轉滬就讀，適日軍在杭州灣登陸，不得已又折回家鄉。民二十七年（一九三八）四月，唐山工學院在湖南湘潭開學，平院暫時併入唐院。不久學校遷湘鄉之揚家灘，她逕赴揚家灘加入平院四年級就讀，因之她和滬、唐、平三校院都搭上了關係。她性情開朗、熱心助人、樂與同學交往，因此認識三校、院同學特多。

民國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我倆由瀋陽中長鐵路調台灣鐵路，從此便開始參加同學會各

項活動。早期的同學會，每月由服務台北各單位同學，輪流舉辦小型同樂晚會，諸同學均踴躍偕眷參加，葉同學每次必參與，協助料理各項娛樂活動，她的「葉大姐」之名也就慢慢流通起來。她此稱號之起源，緣早先在鐵路工作，後期同學到路實習，有事找她洽商，因她係學姐，便以「葉大姐」稱之。來台後與同學交往日多，諸同學便均以「葉大姐」稱之，而不稱其名。久之，與諸前輩老學長晤面時，老同學們亦均以輕鬆態度，呼其為「葉大姐」，而不呼其名。最好笑者，余夫婦每次晤見凌校長竹銘先生，校長先生必笑嘻嘻地向她問道：「大姐，你怎麼好？」隨即轉頭向本人呼道：「大姊夫，你也好！」由此，「葉大姐」之名乃成了同學間的共同稱號。

葉同學在同學會裡，先是擔任各項事務的幹事，嗣後每屆理、監事改選，必被提名理事候選人而當選，直到民六十年代以後她來美後才停止，但北美洲每五年舉行一次的同學聯歡聚會，她也無次不參加。記得在波士頓由王安學長主辦舉行的那一次，她也偕女、婿參加，事後並為長文報導會議、聚餐及遊艇快樂詳情，刊登「友聲」。

葉同學對同學會的服務，雖多係星星點點，但仍可稍舉數事，以見其服務之熱忱。



民國七十七年七月十八日葉佩蘭同學攝於德國慕尼黑西郊之韋德曼健康中心

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校慶，同學會決定出一刊物，遂由當時總幹事邀請數位同學，分別徵集稿件，暫借舍間審稿編輯，葉同學亦係其中之一。該刊由凌校長竹銘先生題名為“交大友聲”，於民國四十一年（一九五二）四月八日創刊。葉同學並撰一文曰：「雋永的回憶」，憶述其與滬唐平三校院同學交往的早年趣事與學校生活。該創刊號即為迄今已延續四十餘年、已出刊至三百五十幾期的「交大友聲」第一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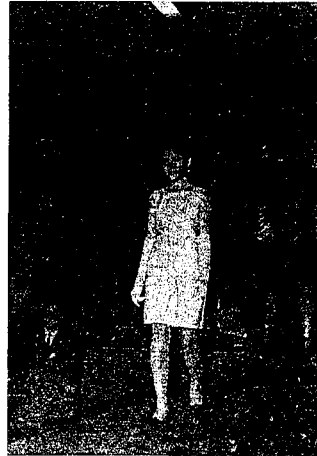
另外值得一提的事，是早期某年某月日同學會借用台北市中山堂舉行同樂晚會，因樓上場地狹小，同學們偕帶幼年子女，在會場上跑來跑去，既擾亂會場秩序，小朋友們也多感無聊。葉同學乃邀請數位女同學和學嫂，事先借用了一些兒童遊戲設施，佈置在會場一角，專供小朋友們遊樂之用，為此則皆大歡喜。

民國五十七年（一九六八）校慶，晚間在台北國泰賓館舉行服裝展覽。由葉同學主持，她又邀請幾位女同學協助，各就所知各同學有及齡千金者，即請其參加展覽，共徵集了二十幾位小姐，由陶德麟學長另請外面行家指導小姐們表演動作、儀態舉止。小姐們的展出服裝，有的媽媽也請葉同學和幾位女同學參加意見，定期演出時，服裝表演和交際舞輪流演出，老中青同學和眷屬們，皆大歡喜。類此展覽，曾在兩次校慶，各展出一次。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



民國五十八年校慶各女同學在段家整理義賣品，伸右手者為葉佩蘭同學



民國五十七年校慶在台北國泰賓館舉行服裝展，該女士為方重學長四千金方憚小姐

九）校慶，在台北榮星花園為籌募「友聲基金」舉辦的義賣活動，也是由葉同學領頭辦理。事先在「友聲」上為文籲請同學們捐出家中不用物品，捐品都集中舍間，義賣前一日晚，葉同學邀請幾位女同學到舍間，用完簡單便飯後，開始整理捐品，分別標價，一直整理到深夜才完。次日晨捐品運至榮星花園，分別擺在涼棚下面桌子上，開始義賣，另有不少位學嫂們做了各種小點心和綠豆湯等，參加義賣。會畢結算，收穫甚豐，全數捐作「友聲」基金。在義賣中，凌校長伉儷也來參觀，凌校長看了義賣情形，不禁感慨地說：「交大同學真了不起，既出錢，又出力！」

葉同學心胸寬闊，樂於助人，凡同學們有事求她，不管做得到做不到，必盡力而為，決不推辭，有時別人並沒有求她，她知道了，也就其可能相助。

有唐院民廿七級（一九三八）土木系同學某，因經營營造業，不幸賠累，並向另一同學欠下債務。此時該同學的夫人又偕走小女兒另嫁他人，此同學偕同十來歲的兒子度日，一時找不到合宜工作，生活困頓至極。恰於某年月日同學會借鐵路招待所舉行同樂晚會，凌校長竹銘先生也來參加，他當場宣佈，台灣大學請託他找一位交大土木系同學，主理該校營建、修繕事務，葉同

學即趨前推薦該同學，並說該同學在校成績優良，辦事能力好，人也可靠。凌校長當場應允推薦。但隔了三天，凌校長電葉同學要她到他辦公室一談。到時凌校長出示一信，用手遮住發信人姓名，要葉同學閱讀。該信函亟述該同學行為不妥，原來寫信者亦為同學，為該同學之債權人，凌校長宣佈徵求人才那天，寫信同學亦在，聞知此事，乃有此信。葉同學當為該同學申辯，以經營事業，有輸有贏，適該同學時運不濟，經營失敗，生活困頓，如有能力，決不會賴債不還，他已困頓如此，我們總不能看著他去跳海！至此凌校長乃允予推薦。該同學經台大工作一階段，後轉入其他工程機關，工作一帆風順。

另一件事係葉同學為老師說項

緣聯合國於一九五四年借巴基斯坦西北鐵路局員工訓練所設立一訓練機構，專代亞洲各國訓練鐵路行車及號誌人員，設正講師一人，規定聘由歐洲國家鐵路專家擔任，副講師一名，規定聘由亞洲國家鐵路專家擔任，聘期一年，得連聘。一九五六年，副講師輪由我國鐵路專家擔任，交通部託由凌校長推薦，凌校長意由當時任台鐵運務處長之陳樹曦學長應聘，乃邀陳學長到其辦公室一談。陳學長以正在大力推動鐵路運輸業務，不願就，改推薦當時任成大交通管理系主任之劉鼎新學長應聘，凌校長遲疑片刻，回說等考慮再說吧！

陳學長回來後，將情形告知葉同學，並說凌校長對劉學長似並不認識，或尚有其他隱情。

劉鼎新學長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平院畢業，嗣赴美賓大WARTON SCHOOL 進修碩士（我國鐵路運輸人員赴美進修者，絕大多數均進該商學院，照一九九四年十月廿四日美國「商業週刊」刊登美國各名大學商學院評估名次，WARTON SCHOOL 名列第一，哈佛大學商學院僅列第五名）。進修期間，翻譯該院名鐵路運輸專家Johnson教授之鐵路運輸學一厚冊。回國後在

東北交大任教，後出任京滬鐵路車務副處長；抗戰期間、於民國二十七年曾在揚家灘母校任教，我和葉同學都是他的學生。後出任湘桂鐵路車務處長、副局長、湘桂黔鐵路局長。勝利復員，赴瀋陽任東北鐵路特派員辦公處運輸組長，並兼任中蘇合營之中國長春鐵路公司理事會理事，後更以該理事會理事名義，兼理中長鐵路（國軍佔區段）局務。

劉鼎新師在我們畢業前，提前結束課業，赴衡陽湘桂路任職，旋函學校要葉同學和我以及其他同學共十人赴該路實習。後劉師任職中長路期間，葉同學和我也正在該路服務。劉師任職一向公正清廉，常聞中長鐵路若干高級人員對劉師操守評為「一清如水」，此次凌校長對推薦劉師存疑，除過去與劉師不熟悉外，尚有一段小曲折。

緣中長鐵路照合約規定，局長為俄人，副局長為國人。時國軍佔領區段為舊日人經營之南滿鐵路，俄人退回哈爾濱，國人經營區段，由副局長王竹亭主持。王原在平院讀預科，後轉入哈爾濱工大習土木工程，抗戰期間任西北公路局長，時凌校長正趕修隴海鐵路寶天段，與王竹亭學長私交甚篤。中長鐵路理事會以王不諳鐵路業務，乃於民國三十六年（一九四七）五月改由劉師以中長鐵路理事會理事名義兼理局務。王遭撤換，心中當然不平，時凌校長任交通部常務次長，於是年十月間赴東北視察，全程由王陪同，在這期間，王可能對凌校長講了劉師一些什麼，故於當年十一月份即由部令恢復王中長鐵路副局長職務。可能由此一段小曲折，致使凌校長對劉師存疑，而不擬推薦其聯合國職務。

葉同學得知情形後，因為劉師門生，兩度追隨工作，深知劉師為人清廉公正，並屢聞中長鐵路高級人員評劉師「一清如水」，又以在瀋陽期間，與劉師母相處如家人。乃主動拜望凌校長，將劉師情形，詳細向凌校長報告解釋，凌校長明白一切後，即向交通部推薦劉師應聘。劉師到職後，因工作認真，竟連聘三年，不但得聯合國主

管人員之崇敬，且增強國家榮譽，對其原本艱困之家庭經濟，亦大有幫助。

葉同學不但盡可能幫助師長、同學，也幫助非同學之外人，轉而間接幫助了自己同學，進而更幫助了母校。

葉同學於民國四十二年（一九五三），由省府交通處長兼國防部軍事工程處處長之侯家源老學長函調軍事工程工作，管理進口原木，轉由王永慶、趙廷箴二位先生合營之公司承包，按處方規格製成建築營房等工程所需木材。工作期間，認真公正，盡量予人方便，又對王、趙二位先生極為客氣，熱忱幫忙。商人有時難免送各主辦人員一些小禮物，葉同學一概婉謝，故王、趙二位先生視葉同學為一熱忱朋友。某日王、趙二位先生來處對葉同學說，擬開創塑膠事業，想申請美援，以美援會交大同學甚多，擬請葉同學介紹，以便進行申請美援。葉同學即毫不遲疑地陪同王、趙二位先生往美援會，介紹某同學轉介主管人員，貸款計畫談成，王、趙二位先生即因以開創塑膠事業，成為今日台灣塑膠王國。王、趙二位先生後來因故分開經營，王先生終成今日台灣之塑膠大王，趙先生亦先後成立兩家塑膠公司，在台灣塑膠業有極重要地位。

葉同學在軍工處工作一年，侯老學長辭該處處長，葉同學考入民航空運公司工作。三、四年後，王、趙二位先生又找葉同學，謂兩家男公子高中畢業，擬送赴英倫讀書，因年輕乏人照料，恐諸多不便，亦恐發生思鄉之苦，問葉同學倫敦有無熟人，擬請予照料。葉同學當即函在倫敦工作之上海同班好友秦本鑑、孫琇瑩伉儷，回信極樂予協助，王、趙兩家公子乃能毫無困難地在英完成學業，回國協助各家家長發展事業，此葉同學協助非同學之事蹟。

因葉同學之此一介紹，秦、孫兩同學之熱心照料，不久秦同學即加入王先生之事業，管理台塑在英業務，收入自然大為增加，此即幫助非同

學轉而又幫助了自己同班好友。數年前，秦、孫兩同學回上海母校閔行新校區參觀，見新校區離市區較遠，在校同學課餘缺乏娛樂設施，即以其積蓄之三十萬美金，捐助母校，在閔行新校區建設學生活動中心，以孫學姐尊翁大名，命名為「鐵生館」（孫學姐尊翁鐵生先生曾在前鐵道部任高級官員）。此又由葉同學之熱心助人，進而幫助了母校，更嘉惠在校同學及未來無數的同學。

另外一件幫助同學的事。是上海交大同班同學某君，若干年前，因不滿當時所任之作，擬另尋工作，時趙廷箴先生早已獨自經營塑膠事業，大有成就，葉同學乃電洽趙先生推薦該同學擔任財務工作，趙先生特在其當時之天母公館，備酒飯一桌，邀宴該同學及其他有關同學夫婦，以該同學之學經歷，工作應不成問題，只因該同學席間飲酒較多，稍失儀態，事竟未成，殊為可惜。

葉同學另外一件熱心助人之事，是極喜為未婚男女同學介紹合宜朋友，促成理想家庭。當她尚在上海交大讀書時，即為其曾在上海交大讀電機預科，後轉入上海海關工作之堂兄，及其舅父家大表妹，雙方打氣，促成神仙伴侶，現兩老仍在天津度晚年快樂生活。民三十七年（一九四八）春來台後，經介紹平院民三十三級（一九四四）范家衡同學，與當時台鐵副局長修城學長大女公子淑蓉小姐認識，他倆於次年初結婚。其時同學會為未婚同學介紹對象，特在「友聲」設「紅娘信箱」，由葉同學主持。民四十一年（一九五二）葉同學奉派交通部交通人員訓練班受訓，台鐵人員奉派參加者不少，其中有上海交大民二十九級（一九四〇）同學李紹偉，及在會計處工作的復旦大學畢業謝標小姐，兩人均屬單身。課業之暇，即為彼二人介紹，李同學人較保守，葉同學即以極大努力，促李同學鼓起勇氣，猛力追求，最後兩人終成伴侶。民國四十五年（一九五六）交大六十週年校慶，同學會舉辦各項遊樂活動，大規模慶祝。特訂做了一個須拆了門框才能抬進的大蛋糕，由葉同學選了八位同學

們的千金，主理切送蛋糕工作；其中有當時國際電台主任王德芬老學長之千金，秀外慧中，另認識唐院礦冶系民三十六級（一九四七）張宗澤同學，標準美青年也，與王小姐應是極美好的一對，隨為之介紹，事後並不斷為雙方打氣，一年餘後結婚，葉同學成為當然的介紹人。

此外葉同學還為非同學介紹，成為佳侶。民國五十九年（一九七〇）她因高血壓住進榮民總醫院，住院醫師李廣德大夫，身材高大，誠實熱忱，診病之餘，閒談中知李大夫尚無對象。當時與我家為鄰之平院民二十六（一九三七）級方重學長，他家三、四小姐有一位好友莊胤望小姐，已畢業於輔大食品營養系，因方四小姐是我家乾女兒，所以她們幾位女孩常到我家閒坐。葉同學覺得莊小姐應與李大夫是一對佳配。住院時即與李大夫談及此事，李也欣然同意。葉同學出院後，再與莊小姐談及此事，莊小姐也表同意，隨約期邀李大夫與莊小姐會晤為之介紹，雙方均甚滿意。但李大夫為人老實靦腆，始終不敢寫第一封信，約莊小姐再會晤，經葉同學屢催無功，不得已乃代李大夫擬一函稿，寄李大夫謄抄寄發，兩人方開始交往，一年餘後，結為連理，李大夫來美進修，莊小姐不久也來美進修定居。

最後再提一提葉同學幫助在校同學的一件小事。事雖極小，似不值一談，但想想卻很有意思，乃不顧長篇累牘，也把它寫出來。

民國五十年代，台灣風氣漸開，社交舞會之風漸流行。尤以聖誕佳節，社會人士及大專院校同學多舉行舞會。記得似係民國五十六年（一九六七）聖誕節前幾天，新竹母校電子工程系民



民國五十年五月三日 凌校長伉儷參觀校慶義賣與段清濟合影

五十七級（一九六八）幾位同學，記得最清楚的是施振榮、林榮生，是否還有沈祖源、費方中、張勁燕等幾位學弟，已記不大清楚了。他們幾位來找葉學姊，說明擬於聖誕節舉行舞會，校內無適合場地，也不易找到舞伴，盼葉學姐幫忙。葉同學滿口承應，又請到唐慧貞學姐，共同商議，尋得場地，又分別邀請幾位學長們的及齡千金，小型舞會，按時舉行。我們也陪同學弟們，直至深夜盡興為止。

參加此次舞會的學弟們，對是次快意事，似久久未忘。民國七十七年（一九八八）某月日，是級學弟們為慶祝畢業二十週年，假台北來來飯店舉行餐會，還邀約葉同學與余，以及唐慧貞學姐伉儷，參加盛會，席間談及往事，大家猶樂趣盎然。惟以葉同學適在美，未能參加為憾。

埋頭趕寫此稿時，朦朧間似覺葉同學坐我身旁，看我一字字地寫下去，回憶往日趣事，甚感溫馨甜蜜。趕寫完畢，似感眼痠手痛，閉目小憩，猛然間睜開雙眼，環顧四周，竟空無一人，尋尋覓覓，還是空屋一間，渺無人跡。啊！想起來了，相伴終生，親愛伴侶，她已經走了，她現在正寂靜地躺在洛縣玫瑰園墓地裡，喜歡熱鬧說笑的葉同學，她那裡有一同談笑的伙伴嗎！？唉！寂寞的墓園，長眠地下，這是她最後的歸宿嗎！？

每星期日，我偕次男泳民夫婦，趨赴墓園，換上鮮花一捧，以示哀思，你可知曉嗎！？你有回應嗎！？泳民夫婦，清洗墓碑，我佇立碑前，冥思前塵，不禁淚灑墓草，人已去矣，哭復何用！

十閱月來，長夜無眠，孤衾獨臥，往事歷歷，盡上心頭。憶昔艱困時期，養兒育女，親事哺乳，更換尿片，每夜必醒起二、三次；日間復操持家務，還要勤奮工作，以維家計，艱苦備嚐，曾無片語怨悔；近年生活稍覺寬裕，你又遽爾而去！唐元微之有詩句云：「誠知此恨人人有。」夫妻總有一人先行，正是死者已矣，生者何堪！臨終竟未留片語隻字，爾之離去，何又如如是之遽然而速耶！？唉，人生！人生！